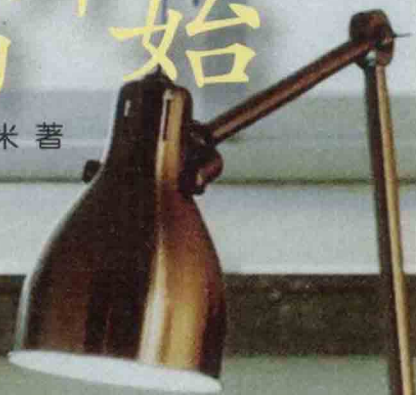


创作10年特别纪念

幾米故事的开始

幾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幾米 故事开始的

幾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1413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简体字版，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台湾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

幾米故事的开始/幾米 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883-7

I. 幾… II. 幾… III. 漫画—创作方法

IV. J 2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0661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特约策划: 尹晓冬

美术编辑: 余笑乐



幾米故事的开始

幾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00千字

开本 710×830 1/16

印张 13.75

2010年3月北京第1版

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83-7

定价: 48.00元

这本书献给读者

目录

在我成为幾米之前	006
生命大发的意义	020
我的长篇故事	
我和我的“小人”	024
一个神秘空间的召唤——《森林里的秘密》	025
记住一个魔术的时刻——《微笑的鱼》	033
悠游各大国际影展的鱼——动画《微笑的鱼》	043
杜笃之与《微笑的鱼》 蓝祖蔚	044
幾米去见河合隼雄 丁文玲	045
无常的美丽——《向左走·向右走》	049
最孤独的时候，最温暖的陪伴——《月亮忘记了》	061
月亮忘记了 陈绮贞	070
我的草稿笔记	073
一封写给自己童年的信——儿童舞台剧《月亮七个半》	074
献给诗人的玫瑰花束——《地下铁》	075
灵视的旅途——看幾米的《地下铁》 陆蓉之	086
一段令人悸动的神奇之旅 艾维娜·林	090
一个重新想象的旅程——《地下铁》音乐剧	092
谁是真正的幸运儿——《幸运儿》	095
我们都是好人 王文华	106
关于自由，鱼跟鸟的对话——《幸运儿》音乐剧	108
大步一跨，已是深渊 黎焕雄	110
因为爱与思念而崩裂——《蓝石头》	115
生命是幾米笔下的主角 徐开尘	123
蓝石头在博洛尼亚	126

童年记忆是唯一的慰藉	
——《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	129
感谢所有的甜美与忧伤 柯倩华	134
触不到的恋人——《恋之风景》	137

我的短篇故事

《听幾米唱歌》《森林唱游》	146
《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148
《照相本子》	150
《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	152
《履历表》	154
《1.2.3.木头人》	156
《你们 我们 他们》	158
《遗失了一只猫》	160
《布瓜的世界》	162
《小蝴蝶小披风》	166
绝版口袋书——《我梦游你梦游》	168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170
我爸逼我写的东东 柔柔	172
你喜欢哪个封面呢？	174
如梦之梦——《又寂寞又美好》	177
世界正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处理每一个人的悲哀——《失乐园》	183
关于展览	192
幾米问答室	199

在我成为幾米之前

我的父亲不会画画，我的母亲不会画画，我的姊姊哥哥妹妹也都不会，从小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喜欢画画。

我生长在一个完全没有绘画艺术气息的家庭里，关于我会画画这件事，不知该从何追溯。还好我的三舅舅会画画，算是提供了一个源头。三舅舅年轻时是油漆师傅，退休后开始画图，居然从业余变成专业，后来还开了画展、卖了许多画。所以我想，我画图的本领应该是来自于母亲这一边的基因遗传。父亲不服气这个说法，曾夸口说他也很会画画，但是这辈子我从来没看过他画任何一张画。

我的童年没有温馨的枕边故事，没有睡前小读，没有安徒生，没有格林童话，只有吃小孩手指头的恐怖的虎姑婆和吐舌头的断头鬼报仇的故事。小时候，我们常

常是被大人吓得赶快睡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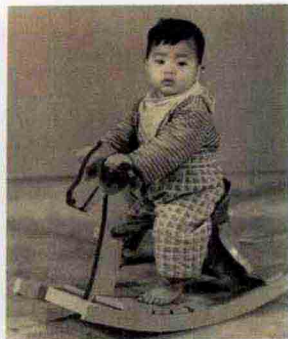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在宜兰罗东出生，母亲坐完月子后就一起回到台北，但是有关台北的童年记忆，却是一片模糊。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上幼儿园之前，母亲和大伯父半骗半哄地让我坐上火车，回到罗东的老家，陪伴祖母。那段短暂的时光，变成了我童年唯一的记忆。

老家是传统的三合院，房子四周被高高的竹林环绕，竹林之外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每天清晨，伯父就到田里上工，偌大的三合院里，只剩下祖母和我——一个老人，一个小孩。

老房子里有许多让我害怕的东西。祖母在厨房后头养了几头猪，对我来说，那些猪有如庞然巨兽，非常吓人。院子里还

这个骑着小木马的小孩，
根本不知道，
有一天他长大后会展图，
还会出书。



有许多番鸭，很凶悍，会啄人，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漫漫长日，我没有任何玩伴，经常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矮凳上思念台北的家人。

夜晚，乡下人节省，点的都是光线很暗的灯，每个房间都是昏昏暗暗的，让我感到害怕。直到现在，每到黄昏接近夜晚的时刻，总让我心情低沉，或许是受到这段童年经验的影响。

平常寂静的老家，只有在过年过节及稻谷收割时，才变得热闹起来。有一次清明节扫墓，四岁的妹妹跟着母亲回到乡下，一大群小孩一起到田边游玩，等到回家时，才发现妹妹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是何时脱队的，大伙儿急得四处寻找，结果在水塘里，发现一只妹妹的拖鞋，爸爸妈妈哭嚎着跳进水塘里摸索……两天后，妹妹才被邻村的人送回来。

后来我看宫崎骏的《龙猫》，故事的主角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小姊妹，有一幕描述妹妹走失了，大家遍寻不着，后来在池边发现一只小孩子的拖鞋，也误以为妹妹溺水了——简直就像我童年场景的重演。

童年时期我没看过什么故事书，更遑论绘本。说来令人懊恼且羞愧，我压根不知道“绘本”是什么玩意儿。直到三十岁出国旅游，才第一次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专门为儿童出版的书！真是，我的天啊！后来台北诚品儿童馆开幕时，我第一次进去就花了六千多元，搬回一堆美美的童书，仿佛是在努力弥补童年时欠缺童画故事的空白。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课本空白处画满我的涂鸦。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还挂着我小学二年级画的水彩风景画，那是一间



童年时，
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快乐下去。
(右边大笑的是我。)

有红屋顶的房子，伫立在草原中，天空有白云飘过。但是，小时候，哪个孩子不会画画？哪个孩子不是小画家呢？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培养一个爱画画的孩子。画画又不能当饭吃，玩玩就好。

小学时，我常常去圆山动物园参加写生比赛，不知为什么，每次老师都叫我画长颈鹿，一连画了好几年，我好像年年都画得一模一样。结果最好的成绩只得到佳作，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入围。老师还安慰我说：“那是因为你的画风太成熟了，评审一定以为是老师帮你画的，所以才没让你得奖。”当时我信以为真，度过许多落选的快乐日子，心中还莫名地暗暗高兴，真以为自己画技高超。

小学时我就没有认真看过漫画，那黑白线条的漫画书，从不曾让我着迷。我必须老实承认，我有阅读漫画的障碍，我不

知该先看图还是先看文，甚至阅读漫画的方向顺序，都让我迷惑。

最近，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十岁的女儿，她是看漫画的高手。她专业地告诉我，“必须是无意识地将图与文一体成形地看下去，如果是有意地阅读就会只单独看到文或者只看到图，这样就会把漫画看得支离破碎，怪怪卡卡的。这样就不算是会看漫画的人。”

中学时期，我进入了非常注重升学的大直中学，学校管教非常严格，全班同学都常常因为成绩不够好而挨打，晚上还被强迫去老师家补习。不过我的成绩并没有因此而突飞猛进。

当时印象中的美术课，总是被借去考试或上英数理化，在学校里，没有人因为会画画而感到骄傲或受到老师鼓励。那段

这是我找到的最早开始画插画的作品，还是一张影印稿。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画画的前途与天赋。



苍白的青春期，只记得天天考试，其他，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难忘的记忆。

至于跟画图有关的部分，我记得一年级时，参加校内画图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第二年，得到全校第二名。第三年，得到全校第三名。我想全校的同学，大概也只有我记得这一段往事。

上了“中正高中”之后，生活过得很快，交了一票好同学，一起打桥牌、打篮球、看电影，但对于未来上大学要念什么科系，懵懵懂懂，毫无概念。

高中时，好像从来没有认真上过什么美术课。

高三下学期，班上转来一位从丙组改念乙组的同学，他告诉我，家里本来希望他念医科，但是他还是决定要考美术系，当艺术家。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喔，

原来大学有美术系喔，也才知道考美术系还要加考素描、国画、书法和水彩。

回家后我告诉父亲，我也想考美术系，但要加考的术科，我不知道去哪里学。父亲说，他有个同学的儿子，刚好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可以带我去找他，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父亲这位同学的儿子，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大画家——吴炫三先生。

吴先生说他没有在教学生，但是他的老师有间画室，在教学生素描。就这样，我被带去老师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面前这位看起来很老的老师——李石樵先生，是艺坛大师级的人物。我就像是个完全没有功夫底子的孩子，忽然变成武林高手的徒弟。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武艺增强，原因是我根基不佳，根本无法吸收。

每个一、三、五的晚上，放学后，我

有些人很喜欢说某张图很有味道，
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我这张鞋子画得很有味道。



1984.8.26.

大学时期，
我根本不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未来没有期待，也没有茫然。



就急急忙忙地从石牌赶到新生南路老师的画室上课。来跟老师学画的不乏美术系的高材生，而我只是个需要“补习应付考试”的高中生。李老师并不直接教我该怎么画，而是用了很多方式来比喻画图的步骤，还顺便讲几个笑话。可惜那时候，笑话我听懂了，但真正传授功力的部分，我如鸭子听雷。直到后来念大学，开始有些画图的概念后，才渐渐领会了老师要教给我的道理。

我跟着李老师学了三个月的素描，结果考试成绩揭晓，没想到素描分数最低，大约是一百分中只拿到了四十分。反而从来没有学过的水彩、国画却拿了超高分，而我连考试要用的国画笔，都是临时跟人借的。只能说我运气好吧，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考上了文化美术系。

我本来就知道自己起步太晚，程度不

佳，进了美术系后，更发觉自己差别人一大截，开始变得很自卑。很多同学、学长都才华洋溢，令人佩服。那些会来念美术系的同学，通常都对创作怀着很大的热情，聊起艺术头头是道，每个人的标杆人物都是达利、毕加索、塞尚这类大画家。他们常常为艺术的流派争论不休，因为艺术理念不同而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念书的时候，对这类事情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常搞不懂这些同学是怎么了？

因为在纯艺术领域的表现平平又缺乏热情，同时考虑到日后的工作和前途，大二那一年，我选择了设计组，学习比较务实的美术专业。没想到，我在设计方面的功课表现优秀，念得轻松愉快。而既然走上设计这条路，退伍后，我就进了广告公司，在这个圈子一待就是十二年。



线条的表现一直让我着迷，
画了好多年才慢慢学着运用色彩。

二十几年前，广告是个时髦的行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湾广告公司，从完稿开始做起。早年做平面广告，主要是采用照片，然后会有专人先把设计的构想画出来，向客户简报，确认过关了，再去找模特儿拍照。常见的情况是，最初画出来的产品、人物都很漂亮，最后拍摄的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我想，如果可以直接用插画的方式来制作广告，该有多省事啊！

于是，我决定再开始拿起画笔画插画。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去跟谁学，只是自己练习，成天涂涂抹抹，并试着写一些文字。而画多了，难免有与人分享的念头。我很羡慕那些出现在报章杂志上的插画家，但就像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一样，想要发表作品，却不知道从何开始。

当时有个叫LISA的同事，看了我的插画簿子，知道我的梦想。有一天，她借走我的作品，冲动地跑去《皇冠》杂志找总编辑，向杂志社的人诉说我的热情与梦想，没想到居然为我争取到了为杂志画插画的机会。

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插画工作。

记得一开始接的就是司马中原先生、廖辉英小姐的稿子，都是大牌作家，为他们的作品画插图，觉得非常荣幸。但是等拿到稿费，一幅只有三百元，心就凉了半截，相较于我在广告公司的收入，真是太微薄了。

那个时候广告工作繁忙，画插画只是兴趣，几次推辞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作品了。

三年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又开始

可以将脑袋里的想法完全画出来，
实在是件令人愉悦的事。



与皇冠出版社合作，这一次是替小野先生的书画插图。小野先生的作品卖得非常好，连带的我的插图也被大家注意了。

有一天，接到《联合报》家庭妇女版主编洪雪珍小姐的邀图。就这样，我开始在报纸上画插画。报纸的传播力量大，没多久“《中国时报》”也来找我，然后《自由时报》、“《中央日报》”也来叩门。不久报禁解除，一时之间，众家报纸的许多版面都缺插画，案子如潮水涌至。我每天下班都得回家画图。

自从我开始画插画后，好像是为了弥补学生时代的不够用功，我努力地吸收各种跟图像有关的知识 and 观念，找到任何一本杂志，都会仔细翻阅里面的插图，研究线条、用色和想法。正好诚品书店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因而取得各种艺术、设计书籍较以往容易得多，也大大地开了眼界。

在广告公司上班时，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去见客户和开会。我没有办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的设计理念，更厌恶编出一套完美的说词推销自己的创意。对我来说，设计稿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不必再多作解释。所以，画插画是一份非常适合我的工作，编辑把稿子传真过来，我画完图将稿子寄过去，事情就搞定了，完全不需要跟任何人沟通。相对于广告公司繁琐的讨论，那真是甜蜜的工作。

而且，我发现，多年的广告经验和训练，对我的插画工作很有帮助。我可以很有纪律地工作，准时交件。同时，做广告设计时，常得用具象的画面去表达抽象的概念，由此而来的训练让我在处理一些议题性的文章时，可以很快地抓到切入点，知道该怎么画。只有为文学性的文章画图时，做广告的经验比较帮不上忙，必须仰



一开始学画插画，就是随手拿本杂志，照着图片画图喽。

画了太多插图，
有些图都忘了是哪一年、为什么而画的。
有时候画风转变太大，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画的。



赖个人的感性和敏锐度。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广告公司制作CF、画脚本的经验，对我绘本的创作帮助也很大。

我在台湾广告待了四年，然后到上奇广告又做了四年，最后到奥美广告再工作四年。

我白天上班，晚上画插图，渐渐地，上班时愈来愈彷徨，在家画画却愈来愈觉得有趣。

从前我并不觉得插画有什么了不起，直到无意间看了Edward Gorey、Sempé、Shel Silverstein、Michael Sowa、John Burningham 等人的作品。这些插画家的作品中蕴含的深度和趣味，令我非常震撼。突然之间，插画这件事，开始对我有了不同的意义。这些杰出的插画家、儿童绘本作家，成了我崇拜的对象。

一开始，我因为他们的画而喜爱他们，后来，让我深受吸引的，其实是这些插画家的创作观点，以及他们强烈的人格特质。多年后，当我自己也开始从事创作，更深切地体会到，创作不单纯只是线条和色彩的组合，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背后的“思想”——创作者的人格特质才是创作中优于一切的元素。

由于对广告工作愈来愈力不从心，终于在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将工作辞了，到欧洲玩了一阵子，回到台湾后就快快乐乐地过着SOHO族的生活。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有一天我从梦中惊醒，因为右大腿剧烈疼痛。我以为是不小心撞到了，过几天就会痊愈。但是，三天后，腿失去了知觉。

我赶紧去看医生，初步诊断结果是坐



当我创意满满时，觉得好像头上开满了花。

画画这件事就像园丁照顾花园，必须每天辛勤地工作，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会突然繁花盛开。